

我的人類學關鍵字：和解

萬盈穗 |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學士班學士

我今天是來傳教的。我說的傳教不是開玩笑，是真的，我是回應清大人類學學程的召喚來到這裡做見證，傳福音給大家。

大一下的時候，我被怡潔老師開的《人類學與日常生活》中的「日常生活」那四個字感召。那堂課對那時候的我來說有一點點難，因為我大一大二是很混的學生，沒什麼知識，也不太讀書。但我有兩件非常印象深刻的事，有一堂討論課在談「幸福」，我跟一個同屆的朋友（其實就是王婕仔）霹哩啪啦聊起來，結果被旁邊的大三學姐念說：「你們談問題已經太哲學了，我們應該限縮到人類學的範疇裡談」，那是我第一次真的意識到「人類學作為學科」這件事，一方面促使我去思考「人類學」的關懷是什麼，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什麼不同？另一方面又讓我覺得非常困惑，到底是誰規定哪些問題才是人類學問題、哪些問題則是哲學問題？這個疑惑我

至今還沒真的解開來，但待在人社院學士班這個環境裡，相信大家會漸漸得有一些自己的見解。

第二個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在上「深描」這個技巧的時候，我閱讀魏明毅所寫的《靜寂工人》，老師也邀請他來到課堂上演講。基隆港、工人的故事對我來說一點都沒吸引力，我也不在乎，可是那本書我一翻開來，就蓋不起來了，真的超好看。我可以透過作者的文字跟他們站在一起，感受他們的呼吸；而作者如何進入田野、如何把自己在原本在工作場域上的困惑和人類學的方法、關懷連結在一起，用他的細膩的觀察力、感受力去深描眼前發生的事情，這門技藝對我來說很迷人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發現，學術可以很不冷冰冰。我高中的時候是文青、又是憤青，所以發現這個東西，我超開心的，可以把對社會的關懷跟文學結合在一起，並且用嚴謹的方式

去分析他，我覺得這大概就是民族誌的魅力。總之，修了怡潔老師的課之後，我就決定要把人類學當主修了。

但當然，在後續的修課經驗中。就會愈來愈發現人類學一點都不浪漫，他有非常黑暗的歷史，跟基督教一樣。但我想正因為他出生於帝國主義、殖民主義的背景，所以發展至今，同時有非常強的反省力道，就像林浩立人類學導論上說過很多次的，人類學好像總是模模糊糊、在意很多細節，總是不停在問自己「這樣好嗎？我這樣講對嗎？這樣看真的是沒問題嗎？我們應該批判嗎？」

我很喜歡這些反省跟對細節的掌握，因為我就是這樣處理人與人的關係、我就是這樣在談戀愛跟深化我的信仰。你沒聽錯，人類學跟日常生活真的息息相關，而且對我這種以後大概沒有要走學術路線的人來說，人類學更成為這種實踐層次的存在。

對我而言，如果說人類學家有一個典範跟理想的話，那就是耶穌基督，上帝差遣他的獨生子來，是要他他穿透層層的標籤、層層的病名來看見一個又一個人，他的雙手透過理解來

醫治、透過話語的力量來創造。耶穌臨死前說：「父啊，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知道。」這句話不包含批評與抵抗，甚至沒有無奈，只有完全的理解和完全的看見。

基督信仰其中一個重要的核心價值是「關係的建立」，上帝以他的形象造人，因此當我們在所有與人接觸的場域裡行走、談話的時候，我們也在接觸一部分的，神的形象。這也是人類學對我非常大的啟發，為什麼要進入田野？為什麼要換位思考？為什麼要書寫民族誌？人類學學科的建立是立基於人有「文化差異」這個假設。看見差異時，我們其實是在回過頭來打破自己的各種理所當然，批判他人很容易、反省自己也許需要一點勇氣跟理性，但也沒那麼困難，最重要也最困難的工作其實是把自己的經驗與他者的經驗連結起來。如果對賴宜蓮而言，人類學的關鍵字是有愛；潘秉均的關鍵字則是移動、對話、寫作；對我來說，人類學的關鍵字是和解。人類學不是批判、也不只是反省，而是和解。每次想到「進入田野」的過程，我都會想到基督教另一個很重要的概念，也就是「道成肉身」，耶穌來到人世間，到所有人的身邊，他跟我們一樣，他流淚、生氣、哀愁，他經歷我們所經歷的一切。這就是道成肉身的深刻性，他確實的活著，就像我們

活著一樣。我們當然不是神、不是道，但進入田野，我們也應該要有「道成肉身」的決心，就像耶穌進入世界這個超大田野一樣。

談戀愛也是這樣的，我們不應該只是迷戀著自己對對方的想像，而是找到兩人的差異，理解對方的樣貌，並從中找尋珍貴的平衡。有進入過任何一段親密關係的人，應該都清楚，接受對方的「真實」，其實是很幻滅的事情。我們需要不斷的反省自己、解構自己，雖然過程超級痛苦，但務必記得，吵架過後一定要對話，然後張開手互相擁抱。人類學就是這樣，知識也是這樣，田野的過程也是這樣。

講到這裡好像有點玄幻了，但其實你不用成為人類學家，你也不用信教啦，喔，其實你甚至不用學人類學啦。我覺得這是人社院學士班最大的優點，「人類學是什麼？」這個問題真的有這麼重要嗎？仔細想想好像也沒有，你在面對人生每一刻的時候，一定是動用了自己身上所有的 li-li- khok-khok，那個東西並不叫做人類學，你在課堂上學到的理論、知識會被內化成一些只有你自己懂得的、揉合過後的價值體系，進而做出一些行動、講出一些奇怪的話，就像我今天這

樣。

倚天屠龍記裡面，張三丰要教張無忌一套武功，他就先演示給他看，然後張無忌就跟著做，後來張三丰就問他學得怎麼樣，張無忌說：「忘了一點」。他們就繼續練，張三丰又問：「現在呢？」，張無忌就回答：「忘了大半。」又練了一會之後，張三丰再次問他，張無忌這次說：「全忘了，忘得乾乾淨淨。」於是張三丰告訴他：「你學會了，可以上了。」

我一開始說我要傳教，是真的，見證這個字眼在最早的基督教社群裡，意味著殉道，或者，用一個人的靈魂、人生去活出、實踐、證明你所相信的是真的。

人類學很有趣、也確實影響我很多。在今天的人類學學程說明會上，我極力推薦大家可以多多選修人類學的課，甚至將它列為自己的主副修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不要被學術綁架，我們永遠都值得更好的。在真實的生活情境裡，人類學會消失，最後活在這個世界上的，還是我們這一個一個孤獨的人類。所以加油，活下去，祝福大家。